

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



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



作家出版社

00227/02

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通 县 潮 白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6 插页：6 字数：102千
1986年3月北京第1版 198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8,000 册

书号：10248·052

定价：1.35 元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敏锐、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

作家出版社



刘索拉漫画像

苗 地 作

小 传

刘索拉。女。一九五五年生于北京。正统教育只到小学四年级。然后遇到“文化大革命”，背着个“家庭大黑锅”乘机玩儿了十一年。一九七七年底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本科，一九八三年毕业，分配于中央民族学院音乐系任教。经历实在平凡，再加上忘却，能写的越来越少。我也觉得奇怪，跟人家一比，好象没活似的。出版社要求我写三百字小传，这实在太难了。文章可以抄，传记又没法抄。只好暗自惭愧自己头发短、见识也短了。

目 录

序……王 蒙 1

你别无选择 4

蓝天碧海 85

寻找歌王 130

序

王 蒙

一开始觉得刘索拉的作品有点不可思议，不太象。怎么这么“洋”呢？书里的人物好象生活在云端里，疯疯颠颠、忽冷忽热，追求着莫名其妙的音乐，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高兴，为什么悲观。好象是一群吃饱了撑出病来的年轻人，撑出来的病有时候比饿出来的病还难治，后一种病给窝头就行。唉，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泡在蜜罐子里了。不知道吃饭的难，吃饭的重要，吃饱了好“洋”，充分反映了混乱与空虚。而且，有点或者干脆是“精神贵族”。和人民距离太远了！如果说在美国这样闹腾的是下层平民青年，在中国，能享受到这种苦闷和折腾的滋味的却只能是养尊处优的贵族！

等等。这些反应说明这篇小说告诉了人们一点他们原来还不知道、还没有注意的东西，哪怕是值得忧虑的东西。

不是象吗？根本不象的杜撰又能提供什么评论的对象呢？

是的，它写得是那样“不象”，却又那样活灵活现，有时候甚至为之折服。那种闹腾劲儿，那种嘲笑别人也嘲笑自己的语言，那种意欲有所追寻但又对不准目标的惶惑，那种不惜一切的献身精神与创造欲望，那种自我夸大狂与自卑自弃，尽管有时候是以“不象”的闹剧形式出现的，却也真实地再现了八十年代某些城市青年的心态风貌。好象又是“象”极了。这确实是一些吃得比较饱的人的故事。他们跟长久以来与至今仍在首先为生存而战斗的大多数群众不同，他们有点“脱离群众”。但他们已经出现了，哪怕是在闹剧的或自嘲的外衣下面，他们发出了自己的杂沓的却也是动人的青春的声音。

今后，总是吃的饱的人会愈益多起来吧？当然，大多数人的同情不会落在吃得太饱的人的身上。同情也好，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反感也好，刘索拉的小说在一九八五年出现是一个先锋性的，并非偶然的現象。它的内容与形式都具有一种不满足的、勇敢探求的深长意味。我们不能不学会与她的小说中的人物对话，理解他们，而且得越来越重视他们。

中国是太大了！刘索拉有刘索拉的真实。正象贾平凹有贾平凹的真实，王安忆有王安忆的真实一样。承认一种而否认另一种是容易的，却未必是公正和明智的。什么时候能有更大的口胃、更宽广的

胸怀、更坚实的基础、更神奇的超越、更宏伟的汇万象于一炉的时代的与民族的交响乐章呢？我们的年轻的作家们的面前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谁（包括我自己）也不要固步自封。

你 别 无 选 择

一

李鸣已经不止一次想过退学这件事了。

有才能，有气质，富有乐感。这是一位老师对他的评语。可他就是想退学。

上午来上课的讲师精神饱满，滔滔不绝，黑板上画满了音符。所有的人都神志紧张，生怕听漏掉一句。这位女讲师还有一手厉害的招数就是突然提问。如果你走神了，她准会突然说：“李鸣，你回答一下。”

李鸣站起来。

“请你说一下，这道题的十七度三重对位怎么做？”

“……”

“你没听讲，好，马力你说吧。”

于是李鸣站着，等马力结巴着回答完了，在一

片莫名其妙的肃静中，李鸣带着满脸歉意坐下了。他仔细注意过女讲师的眼睛，她边讲课边不停地注意每个人的表情。一旦出现了走神的人，她无一漏网地会叫你站起来坐不下去。

有时李鸣真想走走神，可有点儿怕她。所有的讲师教授中，他最怕她。他只有在听她的课和做她布置的习题时才认真点儿。因为他在做习题时常常会想起她那对眼睛。结果，他这门功课学得最扎实。马力也是。他旷所有人的课，可唯独这门课他不敢不来。

自从李鸣打定主意退学后，他索性常躲在宿舍里画画，或者拿上速写本在课堂上画几位先生的面孔。画面孔这事很有趣，每位先生的面孔都有好多“事情”，画了这位的一二三四，再凭想象去添上五六七八。不到几天，每位先生都画遍了，唯独没画上女讲师。然后，他开始画同学。同学的脸远没先生的生动，全那么年轻，光光的，连五六七八都想象不出来。最后他想出办法，只用单线画一张脸两个鼻孔，就贴在教室学术讨论专栏上，让大家互相猜吧。

马力干的事更没意思，他总是爱把所有买的书籍都登上书号，还认真地画上个马力私人藏书印章，象学院图书馆一样还附着借书卡。为了这件事，他每天得花上两个钟头。他不停地购买书籍，还打了一个书柜、一个写字台，把琴房布置得象过家家。

可每次上课他都睡觉，他有这样的本事，拿着讲义好象在读，头一动不动，竟然一会儿就能鼾声大作。

宿舍里夜晚十二点以前是没有人回来的，全在琴房里用功。等十二点过后，大家陆陆续续回到宿舍，就开始了一天最轻松的时间。可马力一到这时早已进入梦乡。他不喜欢熬夜，即使屋里人喊破天，他还是照睡不误。李鸣老觉得他会突然睡死掉，所以在十二点钟以后老把他推醒。

“马力！马力！”

马力腾地一下坐起，眼睛还没睁开。李鸣松了口气，扔下他和别人聊天去了。

“今天的题你做完了吗？”

“没有。太多了。”

“见鬼了，留那么多作业要了咱们老命了。”

“又要期中考试了。”

“十三门。”

“我已经得了腱鞘炎。”同屋的小个子把手一伸，垂下手背，手背上鼓出一个大包。

马力对什么都无动于衷，他从不开口，除了他的本科——作曲得八十分，别的科目都是“中”。

李鸣跑到王教授那儿请教关于退学问题的头天晚上，突然发生了地震。全宿舍楼的人都跑出站站在操场上。有人穿着裤衩，有人披着毛巾被。女生们躲在一个黑角落里叽叽喳喳，生怕被男生看见，可又生怕人家不知道她们在这里。据说声乐系有两个

女生到现在还在宿舍里找合适的衣服，说是死也要个体面。站在操场上的人都等再震一下，可站了半天，什么事也没发生。后来才知道，根本没地震，不知是谁看见窗外红光一闪，就高喊了一声地震，于是大家都跑了出来。

第二天，李鸣就到王教授那儿向他请教是否可以退学。王教授是全院公认的“神经病”，他精通几国语言，搞了几百项发明，涉及十几门学问，一口气兼了无数个部门的职称。他给五线谱多加了一根线，把钢琴键重新排了一次队，把每个音都用开平方证实了。这种发明把所有人都能气疯。李鸣最崇拜的就算王教授了，尽管听不懂他说的话，也还是爱听。

“嗯。”

“我不学了。我得承认我不是这份材料。”

“嗯。”

“就这样，我得退学。”

“嗯。”

“别人以为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以为我不行。”

“嗯。”

“也许我干别的更合适。”

“嗯。”

“我去打报告。”

“嗯。”

李鸣站起来，王教授也站起来：

“你老老实实学习去吧，傻瓜。你别无选择，只有作曲。”

二

现在唯一的事情就只好是做题。无数道习题，不做也得做。李鸣只做上两分钟，就想去上厕所或者喝水。更多的时候是找旁边235琴房管弦系的女孩站在236琴房门口聊天。边聊天那女孩还边让弓子和琴弦发出种种噪音，气得236琴房的石白猛砸钢琴。

和石白，李鸣永远也处不好。一道和声题要做六遍，得出六种结果。他已经把一本“和声学”学了七年，可他的和声用在作曲上听起来象大便干燥。但在课上老师要是讲错了半个字，他都能引经据典地反驳一气。

“不对，老师。在275页上是这样说的……”他站起来说。

这时同班的女生就会咳嗽，打喷嚏。

“我不愿和你们这些人在一起。”石白对所有的人说。他不参加任何活动，碰上人家在那儿“撞拐”，他就站在一旁拉小提琴。他学了十五年琴，可还走调。

“你得象个作曲家！”他对小个子说，“作曲家要有风度，比方说吧……”

连个儿都没长全的小个子只能缩缩肩膀从他的

眼皮下溜走。要是玩起“撞拐”来，小个子还老占大家上风。

石白对“撞拐”这事气得嘴唇直哆嗦。他在一首自作的钢琴曲谱旁边注上：“这首乐曲表达了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这结果就是使一个作曲系的女生写了同样长短的一首钢琴曲来描写石白，一连串不均等节奏和不谐和音。这曲子在全系演奏，所有人都听得出来它说的是什么。

李鸣住的宿舍是一间房子四个人。屋子里有发的存衣柜、写字台和钢琴，还有马力自己打的家具，弄得宿舍里不能同时站四个人。原来石白和他们一个宿舍，后来石白申请到理论系宿舍睡觉去了，因为理论系的人到了夜里两点谈话的内容仍是引经据典。这使他觉得脱了俗。于是指挥系的聂风搬进李鸣宿舍，他以一种与作曲系迥然不同的风度出现在这间屋里，头发烫成蓬松的花卷，衬衣雪白，胸脯笔挺。随着他的到来，女孩子就来了。本来四个人已站不下的屋子，现在要装八个人不止。一到晚上，全宿舍的人自动撤出，供聂风指挥女孩子们的重奏小组用。从此，晚上十二点以后回到宿舍，大家都能闻见女孩们留下的满屋香气。

隔壁的四个全是作曲系的。戴齐钢琴弹得出众，人长得修长苍白，作品中流露出肖邦*的气质，可

* 肖邦，十九世纪上叶波兰钢琴演奏家、作曲家。有“钢琴诗人”之称。

女孩们爱管他叫“妹妹”。留了大鸟窝式长发的森森，头发永远不肯趴在头上，就象他这个人一样。他不洗衣裳不洗澡，有次钢琴课上把钢琴老师熏得憋气五分钟。那是个和蔼的教授老太太，终于她命令森森脱下衣服，光着膀子离开琴房。一个星期后，管邮件的女生收到一个给森森的包裹，当众让他打开一看，是那件脱给老太太的衬衣，已经洗得干干净净，连扣子也钉上了。有个女生当场说，为这事，如果全世界只剩下森森一个男人，她也不会理他。森森当场反驳说，如果全世界只剩下他和她，他就干脆自杀。

三

李鸣一人躲在宿舍里，不打算再去琴房了，他宁可睡在被窝里看小说，也不愿到琴房去听满楼道的轰鸣。琴房发出的噪音有时比机器噪音还可怕。即使你躲在宿舍里，它们照样还能传过来，搅得你六神无主。刚入学的时候，也不知是哪位用功的大师每天早晨四点起来在操场上吹小号，象起床号似的，害得所有人神经错乱。李鸣甚至有几个星期夜晚即使在梦中仍听见小号声。先是女生打开窗户破口大骂，然后是管弦系的男生把窗户打开，拿着自己的乐器一齐向楼下操场示威，让全体乐器发出巨大的声响，盖住了那小号。第二天，小号手就不再起床了。可又出现了一个勤奋的钢琴手，他每天早